

散文組第三名

林之揚

# 再見 十八歲

別了年屬十八的席夢思，我什麼也沒有帶走；想想，該怎麼對她啓口？

很妙的事，那天踩着落葉走，竟踱到林裏去了。人家說那年的秋季特別長。是的，可真長哩！都十月了，葉子還落得像陰雨一樣，沒個了結。陽光不太強，透過林梢，也捕捉不到多少塵跡。採了採鼻息，發覺楓葉還活得很好；我摘了兩片揣在懷裡。寄給她吧！我想。順便寫張短信，告訴她說林裏很乾爽，菌子也活得好；別擔心……。另外，今年掉了不少葉子；因為，秋季很長。

是的，今年秋季好長，長得很。

都十八個年頭了，十八個連掉到井裡都沒個響聲的歲月。太陽還在燃燒，世界還在變；而我的十八年沒了。摸摸心臟，仍維持每分鐘七十二下的頻率，一一很好，我活得很好。樹也活得很好，草也活得很好；甚至，連貓狗都活得很好。可是啊可是，十八個年頭呢？噢！我真想哭，就算不掉淚；也該嚶嚶幾聲，……，十八年喲！就算你有一支筆，記得多少次眼？記到本子裏呢？還是記在腦裡？乾脆，記在換過的鞋底上吧！或是記在走過的每一條街上都好；總之，我要到海岸上去，踢他幾個石頭抓他幾把沙，等累得走不動了，再向海濤細聲

地問：「嗨！老兄，冬天快到了，你怎麼辦？……，而我又怎麼辦？也許我等都該不復記憶，那就不必操心了，我也可以再做我的五陵年少，搖一搖褶扇，擺一擺衣袖，呼啦呼啦地過橋了。……，可是；噢！老天，我還有什麼好指望！」

那天從山上下來，他擺了擺雙手，告訴我說無可奈何。結果我換上長衫，信步踱到長堤上吹風。

冬天還沒到呢！空氣仍溫得很。有個老叟垂着釣竿打盹。唉，歲月喲！活到七十歲，仍只是四個十八年而已；等到哪天髮飄滿雪花，才發覺四個十八已填滿了你的生命，而你的生命只蜷在一個殼子裏時，你是否也來長堤上打盹？別瞪我，你這老學究，你何嘗知道秒錶也有生命，齒輪也有生命；等秒錶死了，齒輪死了，你也死了。放心，我會在忌日時幫你燒把落葉的，可是你佬，皮鞋認不認得你，街道認不認得你？……你沒睬響它們，而是它們睬響了落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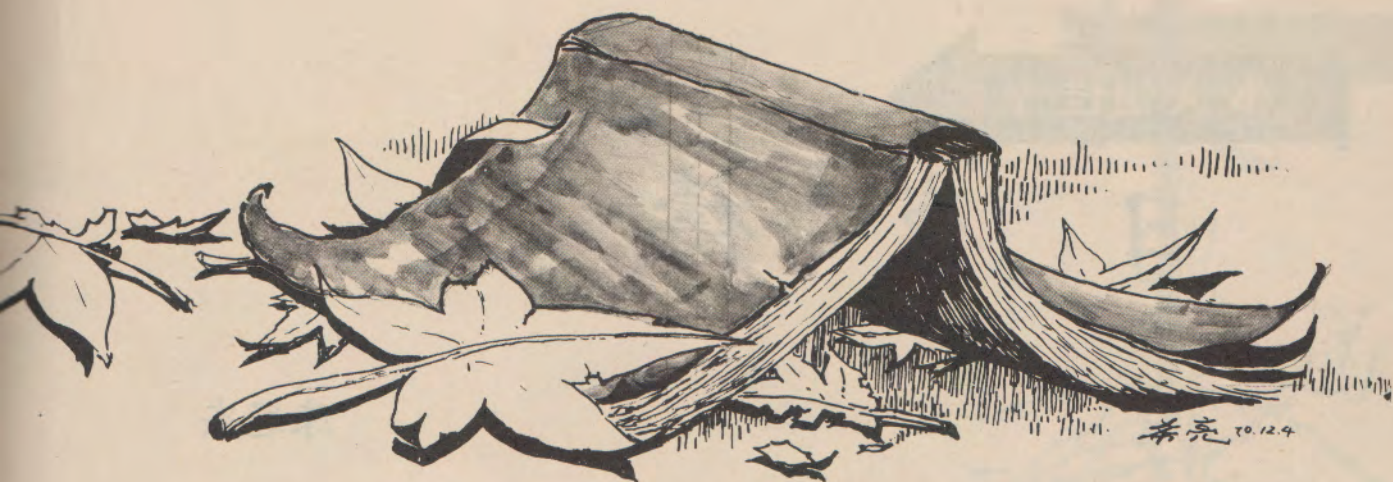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我看照片，發現你穿了藍衫子，笑得那麼開心。……，我想我不該跟你談艾略特的；葉慈也不行。華茨華斯吧！……；什麼，你這也不懂！……（阿門！）。好吧！那麼談海明威好了；這你可懂。……，印第安營你讀過沒？死亡的空虛你了解多少

？……。我看我們出去透透氣吧！我們都太年輕，年輕得只配穿套頭毛衣，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發呆。然後回閣樓去，拉上窗簾睡覺。等明早醒來，心情會好些；然後撕張日曆，發覺陽光又照得滿眼金黃。

牆壁是白的，窗格子是白的，手是白的，臉也是白的。我一定好久沒作日光浴了。醫生告訴我說，缺乏維他命D會得軟骨病。也好，卡夫卡成了蟲，我也該成蟲了。學學牡蠣，剖開這世界，看看藏在上帝的心裏有沒有公正。……，好可憐！真蠢得可愛。我的晚餐大菜竟是牡蠣清蒸，夠瞧的了。

嗨！問你打不打籃球，你說你專打前鋒。哪天你進了一百球，我會送四十二朵玫瑰到球場去。……你告訴我說玫瑰很漂亮，……。呵！真有趣，一百，好個一百；可是你沒將籃板打碎！天上也沒劈雷、風而大作……。你說你不幹了。我可沒這麼說。只是心裡有點迷惑，除了帶球上籃，除了壓馬路，十八歲的我懂得了多少？大概手上一卷詩，腦中一片渾沌，然後談卡謬，談沙特；然後……，然後泡杯清茶，再談尼采與叔本華。

呵呵！有趣，我不是巴札洛夫，你不能稱我是虛無主義者。另外，屠格涅夫該上吊，他怎麼可以如是說。



……明早我要去看醫生，告訴他我發燒得厲害，告訴他我腰酸背疼，告訴他我老了：老得一點也不漂亮。……他大概會開付偏方，告訴我到動物園去看長頸鹿，看牠們怎樣瞻望歲月。……可是我不幹！我會到山上去看古松怎麼個挺拔，怎麼個歷盡蒼茫；然後，然後回家蒙在被子裏大哭一場。

唉！今年的秋季特別長，長得令人心煩意亂。……，是誰多事種芭蕉，……，種了芭蕉，又怨芭蕉……。

那天我起床，推開窗子，發現枯葉掉光了，地上灑了層霜。……喂！你醒了沒有，冬天到了哩！披上大衣，……，到林裏去吧！我想。落霧的季節，林裏或許是一片迷失，光禿的枝，沈默得猜不透它們尋思些什麼。流來霧氣，飄去雲翳；腳下的葉子好脆，響得林子裏只聽到我的聲音。走累了，靠在樹幹上歇歇，眼前一片茫然。幽幽吁口氣，好長底歲月，我手指張開，發現了它們留下的軌跡，讓我知道十八個年頭，六千五百七十多個日子已從我掌上溜了去。我沒淚可流，往前走吧！找個樹木不太多，也不太高的地方，尋一溪徑，再走下去，等到哪天突然倒下，那就是路的盡頭了。倒在一片草叢中，一把濕泥上，然後作一場李伯大夢，沈睡上幾世紀：幾百代。醒來時，就會發現……

……，呵！發現自己已長出了一大把鬍子。

走出森林，輕輕向他說了聲：「再見！」頭也不回地走了。哼首歌吧！哼什麼哼？——教我如何不想她……，去你的，我想隨你。什麼都別哼好嗎？我要到長堤上去，看看老翁在不在。拐個彎，放眼望去，却查無人跡。別失望，只不過少了付打盹的眼神罷了。可是，可是心裡難過的很喲！我該找些什麼話跟濕硬的水泥地講呢？告訴它我的十八年過去了，還是告訴它日夜守在這兒等的是誰？

我朝另一個霧裡的世界走去，忽然輕輕哼起一首歌來。夏日最後玫瑰……，也好，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替自己唱首輓歌吧！然後學學朱希真，頭插梅花，醉臥洛陽。

那一年，按身份證算，我十九歲了；明年，二十歲，再明年，二十一，……。噢！海水不再跳動，心也不再跳動，只賸下一丁點兒的不甘心罷了。想想！雷馬克的哀愁是青春的毀滅，而我的哀愁則是年歲的虛擲……。你問我差別在哪裏？告訴你好了，他有史詩，我有……，好像我什麼都沒有。別笑我，笑你自己吧！你又有了什麼？其實我們都一樣，都背了一肩的債務，然而我們只是等待，等待，等得自己都睡着了，等得楊柳枯了，

等得葉子黃了，等得……；其實，我們都做了一場夢，一起醉了十八年。……你向我笑笑，說我們哪天可以到沙灘上去，看看日出，或者是日落；然後，再看看自己。

喂！老兄，你醒了沒有，冬天到了哩！花凋了，而且結了菓子。我們明年仍可看到花開，一林子的樹會再長滿遮天的林蔭，你說是不是？哎！別讀濟茲了，那是屬於很長很長很長的那個秋天的；等到明年陽春，你不會再想着“Till Love and Fame to nothing do sink”，也許你會吟闕辭，除去強說愁的成分，愛上蘇東坡，然後唱着“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”……，呵呵！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。也無風也無晴。

那一年的秋季，很長。而在隆冬的十二月天裡，我們喝乾了一瓶高粱，一起醉了好幾個晚上。我想寫信給她，信裡沒有詩人，也沒有楓葉。我會告訴她，我現在活得很好，心臟仍日夜跳動，……，別擔心。噢！另外菌子也活得很好，他時時掛念着你……。

那年秋季很長，就算到了冬天，秋意仍未倦。

我攤開記事本，除了祈禱外，再添了幾行字……。

再見了！十八歲。